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八十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虧損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蕩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晶報印刷所特告□　晶報自本期起、完全歸本所印刷、讀者諸君、如有印刷品等照顧、價格無不從廉、日夜招待、約期迅速、此啓、（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粹華杏仁精

潤肺　散寒　降氣　行痰　潤燥　止咳　解肌　熱　除風　濕　每瓶四角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親仁里口

灌園畫例

山水人物花卉走獸同例　中堂每尺二元　屏條每尺一元　冊頁每方二元　摺扇每柄一元　紈扇二角　點景另議　劣紙不書　潤資先惠　綾絹加半　收件處（一）愛而近路二十四號（二）晶報館（三）四馬路震亞圖書局

介紹人　包天笑　步林屋　張丹翁　朱[illegible]芬　馮叔鸞　余大雄

由京來申推拿專家 米劍華 尚治筋骨等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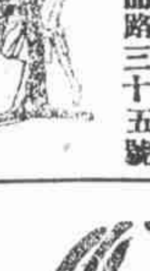
□出診二圓□　□門診五角□　寓法界寶昌路東頭八仙橋南首電影園對門居安里七號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一月畢業●

□報名處□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時間□每禮拜六夜六時至十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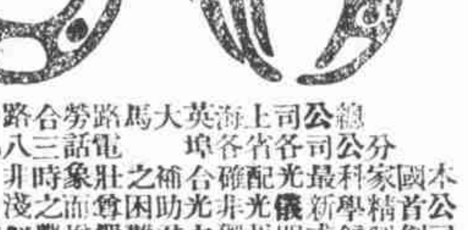
每禮拜登夜　女子教授助手養成年齡十五歲至廿九歲志願者面議　每禮拜六午後五時至七時

李仲乾書畫

臨川李仲乾中書健自號崔然居士顏所居曰時惕广鬻書畫篆刻於滬上其書畫克傳乃叔清道人衣鉢昔黃長睿論王氏諸子能各承家範惟獻之能得右軍之源仲乾書亦可謂能得道人之源者矣世有以不能再得道人書畫爲憾者盍乞之於仲乾時人本稱道人曰大李稱仲乾曰小李蓋仲乾書名早洋溢海內同人所歎服焉其直例存紙扇莊各書畫[illegible]　廣北四川路橫浜橋東崇福里一百八十一號　馮蒿叟　何棠叟　沈寐叟　曾農髯　同啓

臌脹有救 可以無憂

[illegible]　上海（英）寶善街一八〇號 正威 藥房 發行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科學新製精益眼鏡最光亮[illegible]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二角　每打洋二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

普救臌脹 忠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一症是[illegible]

定價 購法 總發行 正威大藥房　弄一百八十號

十年癆病十日愈 健胃補肺神效水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費加一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illegible]

發行所上海英界五馬路寶善街 正威大藥房 謹啓

春遊

●請備冠生園新食品●

[illegible]

總發行所 冠生園　香港九龍[illegible]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者[illegible]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大行臺旅社

廳堂寬敞　承接喜慶

房間改良　空氣清潔　電梯代步　上下自由　聯友招待　[illegible]　茶役侍候　中西大菜　隨客便點　車站輪埠　均派接客　招待旅客　照料行李　光顧諸君　無不適意

功勝陸判

▼改造面麻▲

[illegible]

神醫養真山人

外科　獨一　送診券　不用　刀針

[illegible]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功效

[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博醫院[illegible]

真正西藏橄欖

此橄欖產自西藏[illegible]

德醫 邱仁高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電話

一時至四時　北一六七五

治瘡

皮病如疥癬癩疹痱及蚊虻蟲咬瘡瘍如癤爛脚花柳下疳痔瘡等症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兜安氏馳名藥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祝奉直戰　（寒雲）

奉、暴也、直、亦暴也、鬍匪、奉之行暴者也、酸匪、則直之行暴者也、以暴戰暴、是暴之自取覆也、夫暴、賊天下者也、一暴已甚、況有二乎、旣有二矣、苟不自覆、則國無承平之可期也、今奉直之戰也、奉滅、直必不能永存、直滅、奉亦不能久安、斯必天心厭亂、故使暴以覆暴、俾相與殘殺、以至於亡也、夫行暴者、旣以暴滅敵、則其暴益驕、必又甚於初也、爲其下者、自有憾其暴其驕者、而起以覆之、以暴覆暴、戕害相仍、不至滅亡、烏可得哉、昔張勳之暴也、段祺瑞起而覆之、段之繼暴也、奉直繼以覆之、奉直又繼而共爲暴也、今奉直相覆、何足異哉、迹之往事、敗者固已矣、勝者又何如耶、惟冀舉國之暴、早相覆滅、昌明之治、挺然崛起、則不特予一人、馨香而祝其戰也、

■敗品　（丹翁）

賭錢、輸品好、最難、因爲輸了、就要氣急臉紅、甚至敲台拍桌、錢倒牌飛、引得同局的皆怒不可遏、把他逐了出去、打仗、也是這個道理、敗品好、最難、勝品是個個容易好的、是不用說了、到了一敗、如若沒有一點品、那就不成樣子了、我記得湖口那年、段芝貴和李烈鈞打的那一仗、可算林虎敗品頂好、從從容容的走了、還有一個敗品頂好的、就要算敝報記者何海鳴將軍、那回在南京、聽說只賸了數十騎、居然能紆緩不迫的走到上海、他好像眼睛裏並不瞧見馮國璋他們那班武人一樣、要比起我們這位本家黯兄、跑得這樣狼狽、是正不可同年而語了、其實我們黯兄、常在天津和一班闊人打牌、總是一二十萬輸贏、並不動聲色、與這回大不相同、哦、明白了、大概他全是贏的啊、

■屁股萬歲　（丹翁）

我本來只曉得吳佩孚的屁股、會發生問題、那曉得張作霖的屁股、也未嘗不會發生問題、吳佩孚誠然有兩個屁股、一個近屁股、一個遠屁股、近屁股是河南、遠屁股當然是浙蘇之間了、張作霖的屁股、大概就是蒙古、但是我們江蘇人、就切己的關係論起來、委實盼望張作霖的屁股有事、不盼望吳佩孚的屁股有事、尤不盼望吳佩孚的遠屁股有事、風傳江亢虎在蒙古自和、這消息姑不問確否、總之吳佩孚的屁股、似乎總可保無事了、近屁股固然無事、就是遠屁股、也極平安、原來在他遠屁股上能個發生問題的、偏偏自己也有一個屁股、一旦在人家屁股上發生了問題、他老人家自己的屁股、難保不另生問題、因怕自己屁股另生問題、所以萬萬不犯着到人家屁股上去做文章、那麼、可算救省百姓的生命財產、完全托庇在諸公屁股之上了、少不得要大家對着這屁股鞠躬致敬、大呼三聲道、屁股萬歲、屁股萬歲、屁股萬歲、

■死三冤　（公闢）

『廢壘蓬蒿幾戰場、天陰鬼哭語淒涼、靑燐白骨無人管、若個男兒算國殤、』此余於癸丑戰後、弔常滬戰場詩也、自有民國以來、經歷過一度之戰爭、斷脰裂胸、伏尸流血、纍纍相枕藉者、蓋不知其凡幾、而彼包藏禍心、擁兵怙亂、甘爲戎首而不辭者、竟無恙、君子曰、冤哉枉也、

今者、奉直之戰又起矣、奉軍之梁朝棟、直軍之靳政國、皆貴爲旅長者也、而竟以戰死、等而下之、則夫軍官也、兵士也、斷脰裂胸、伏尸流血、纍纍相枕藉者、又不知其凡幾、而彼包藏禍心甘爲戎首之張作霖吳佩孚、竟無恙、此又得謂非冤乎、

嗚呼、死者已矣、吾當敢爲生者告曰、武夫之戰、分耳、然亦有間、有重於泰山者、有輕於鴻毛者、爲國死者、泰山也、非爲國死、而爲其所私死、則鴻毛耳、爲其所私死者、甯唯無濟於國、而且適以禍之、則又鴻毛之中鴻毛耳、爲自今、其幸毋戰、幸毋戰且死、留此身爲國死、毋爲張作霖死、毋爲吳佩孚死、不爲張作霖吳佩孚死、而張作霖吳佩孚、必欲強之使死以爲快者、則毋甯死張作霖、毋甯死吳佩孚、（按如保定兵變之類、）卽爲此輩見端、）張作霖吳佩孚死、而凡張作霖吳佩孚所欲死之人、乃可以不死、而凡告中國之人、皆將坐以不死、而不然者冤矣、

■矛盾的記事　（淸波）

五月一日的新聞報、登載了一段北京專電道、『沈金鑑電府、願永祥受輿論高壓、己不敢動、最好齊亦不動、以免授盧口實、』五月四日的新聞報、杭州短簡欄內、又登載一段道、『昨晤省署某君、探時局眞相、未得其要領、卽奉直最近之戰況、亦不得其詳、惟言省長對於時局、並未發表意見、亦無一文一電致中央及旅京同鄉、』近日報載沈電、均非事實、』新聞報的電報是最靠得住的、新聞報的北京訪員、我們也很承認他消息靈通、所發電信、是極有價值的、怎麼這一段新聞、沈金鑑並沒敢出頭寫信正式更正、新聞報的杭州訪員、反來登一段和自家報紙矛盾的新聞呢、難道新聞報的編輯主筆、信任杭州訪員、比信任北京訪員來得深、信任快信的新聞、比專電新聞、來得有價值嗎、況且所謂『省署某君、』如果眞能負責任、證明沈金鑑無一文一電致中央、儘可以正式的更正、這樣不負責任的一句話、隨便說說、新聞報的杭州訪員、便立刻的替他發表出來、不是給『省署某君』的利用和欺詐、便是受了『省署某君』的運動了、況且這樣一來、如果短簡的話是確的、簡直是新聞報、自家供認他的北京訪員是亂造謠言、請問以後的北京電報、人家還敢相信他嗎、杭州訪員這一舉、也未免太對不住北京的同事了、自家報上、用快信更正自家的電報、這個例子、報紙上倒沒見過、同館的甲地訪員、在本報上、反證乙地訪員的造謠、那更是聞所未聞了、

■送他一個未婚妻　（愛嬌）

徐卓呆在某雜誌上、做了一篇小說、喚做愛情之試驗、某雜誌的主任先生、給他把題目改了、改作『余之未婚妻』、和徐卓呆做朋友的人、見了都大奇怪、說徐卓呆四十幾歲、已經討了夫人、兒女繞膝了、而且他這位夫人、是個體育家湯劍我女士、前幾期的『星期』上、曾經登出他的照片來、怎麼這一下、又有什麼未婚妻來呢、而且上面寫的『余之未婚妻』下面署名的、又的確是卓呆兩字、果然如此、不怕他湯夫人提出重婚訴訟嗎、也有人寫信去質問卓呆先生的、卓呆先生說、我這個未婚妻、是某小說雜誌的主任、給我做的媒、幸虧我年紀也四十多了、我的夫人、也還能諒解我、不然、娘子軍興起問罪之師來、某小說雜誌主任、這個爛汚簡直拆得不小啊、

■詩人論　（屈林）

騷人韻士、行不必同、其玩世不恭一也、是以文讌風流之地、歌舞綺纖之場、猖㡧翩翩、或玩之若優俳、粉黛娘娘、或視之若子弟、是皆懷才負氣、睥睨一世、抑鬱窮愁、藉消壘塊、雖諧謔異、或慨實同、衡以中行、雖疏鄙法、要其胸次、政爾非狂、粉面何郎、璧人衛玠、敬禮不暇、何論於優俳、挾瑟趙女、壓酒吳姬、作使且紊、況言乎子弟、知此意者、可論時人、逐酒徵歌、各適所適、不知之誚、庸何傷乎、

小說　再世　（續）（君志）

王大嫂笑道、那是很容易的、我明天到街上去、收起時我多收幾件衣服、你拿衣裳來、你隨我一齊去、那去洗、洗好了、仍跟我一同去發、你跟了幾次、就會熟的、那時你就好自己去收了、你若身體強健、多洗幾件、就多趁幾個錢、你第一要記性好、若記性不好、拿張家的衣服、洗好了、送給李家、李家的衣服洗好了、送給張家、那就不好了、沈二孀媽道、那總不會的、倘若眞個有衣服來洗、我就不愁沒飯吃了、就再辛苦些、我也情愿的、那時還要大大的謝你呢、王大嫂道、你自己出的氣力、謝我做甚呢、二孀媽道、若沒有你叫我陌陌生生、到那裏去收呢、王大嫂道、這閒話也不必去說了、時候也不早、我這裏還有二百銅錮、你拿去買些菜回來、在你們二叔的靈台上供供、我也沒工夫到你家裏來了、你快去罷、沈二孀媽接過錢、心中很是感激、連忙謝了一聲、走出來吩咐兒女先回家去看門、自己去買菜去、有了錢去買物事、是很容易的、不一刻、就回來了、二百文、也買不出什麼好的來、無非青菜同二三升米罷了、他就拿來煮熟了、先到死鬼的台上、供了一會、等撤下來、娘兒三個、吃了一飽、不一會天也晚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早晨、二孀媽先起來、將昨天剩下來的糙米和素菜、同煮熟了、叫起兒女、一同吃了、飯畢、向女兒大寶說道、阿大呀、將碗筷撤了進去洗罷、我要跟隔壁王大嫂、到街上去收衣服去了、說罷、就走向隔壁去了、這時王大嫂、也收拾妥當了、就將昨日洗好的衣服、包裹停當、二人一同出門、慢慢的走去、不數時、將洗好的衣裳發完、又收了幾十件齷齪的衣服、二人回到家裏、王大嫂就分給二孀媽兩件長衫、八件短衫、十雙洋襪、又向二孀媽道、你快拿去洗、明天他們要的、長衫三十文一件、短衫是二十文、洋襪十文一雙、你洗好這些衣裳和洋襪、也有三百多錢啦、你們一家的開消、足彀了、沈二孀媽聽了、更感激他了、連忙謝了一聲、歡歡喜喜、回家吃了午飯、大寶到廚下去洗碗、沈二孀媽、將收來的衣服、洗濯起來、不到兩個鐘頭、將這十幾件衣服、十雙襪、洗得乾乾淨淨、天也晚了、因沒錢買米、就把剩的兩碗冷飯、燒成薄粥、娘兒三個、又吃一飽、倒下頭去、使呼呼的睡去了、

上品　上品

大前門

烟葉糟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八三■　（涵秋）

第三回　閙醋勁平地起風波　發酒瘋當筵拚日里

笑春正待回答、猛聽見外邊一陣閧閙、登時便見那個梅貴、顚顚蹌蹌的搶得進來、才說了一句、太太你聽、……底下的話、知也只有喘氣的分兒、再也說不出口、匡氏驚問道、怎麼怎麼、梅貴又歇了一會、重行說道、太太你聽我們那……說到這裏、到又喘起來了、面紅頸赤、差不多要跌仆下去、（當日誰叫你請他進門、此時宜受這現報、）笑春又怕又急、忙命女僕、趕快倒一杯茶來、給梅貴喝了一口、又叫丫頭替他搥背、梅貴緩了搖手、喘着說道、我們那個賀師爺、原來是個強盜、他在外面殺了人、太太不信、縣裏現派了許多差人、在我們這裏來捕捉賀師爺……匡氏一時也摸不着頭腦、嚇得戰戰兢兢的說道、賀師爺殺的是誰、你如何說不明白、……笑春已恍然大悟、忙向他母親冷笑道、殺的是誰呢、定然瑪麗姐姐這案子、是他做的、可是不是、梅貴不住的點頭、接了一句說道、小姐明見萬里、一點兒也不訛錯、……匡氏勃然大怒、喝道、這又打甚麼諢呢、他既幹了這無法無天的事、還不叫差人們將他捉了去、歸案訊辦、還不成我這公館裏、還肯容留這樣匪類嗎、梅貴點頭說道、誰不是這樣想、只是賀師爺、從午後出去、至今一共也不曾見他回來、我告訴他們、他們又不肯相信、匡氏聽見這話、轉又十分害怕、抖着說道、這個便怎樣呢、他既逃走、我們犯不着替他去吃官司、笑春忙安慰他母親笑道、媽休得過慮、好在瑪麗姐姐並不曾死、便是死了、償命是他姓賀的、與我們斷斷沒有相干、等孩兒出去、打發這差人滾蛋、……他說着這話、遂大踏步走出前進、梅貴和一干僕婦、也都跟在後面、差人們在那裏吽吔喝六、要搶入上房裏查勘、笑春侃然對他們說道、哎唷、你們也太糊塗了、這姓賀的是教給我們少爺體操的、他雖然做出歹事、我們斷沒有個藏着他的道理、好在他有他的住屋、你們有這功夫、不會趕到那裏去捕獲他、轉在我們這裏咆哮則甚、……

訪梅記（三）　（訪梅）

五■、余偕馬二先生、再訪金少梅、旣至、少梅及其母月梅、歡笑相迎、入客室、談次、余詢以本報前期所記不歸趙事、月梅笑曰、言之長矣、我（月梅自稱）甲午後在滬、寓今觀盛里內、（時該地尙不名觀盛里也、）與[illegible]德虎爲比鄰、德虎唱武花面、與李春來當配戲、德虎之兒婦、常呼我母爲乾娘、時其境遇尙好、兩家以比鄰同業之故、常往來、後德虎因其子連伸習武生、與辦行頭無幾、仲陵續向我借去約六七百元、兩家因是更形親密、偏我北上、遂不相聞問、時我知連仲有一女、方在襁褓、亦不憶其何名矣、迄若干年、我又來滬、在共舞臺演戲、偶於台上、見連仲並於其面側、然彼並不招呼、似不相識、我私語人曰、此人似連仲、何以遽不相識、然從此卽未再見、旋我又北上、迨今始再來也、少梅登台之第五夕、我因不適、未至後台、多人至少梅室前窺探、且相語曰、甚像甚像、少梅錯愕、不卽所指、歸以語我、我翌夕至後台、忽有一年三十餘之媼、笑謂我曰、您不認識我嗎、咱們多年不見了、我漫應之、媼述趙名、並曰、此間湘湘雲、卽我們的孩子、我是他的大姨媽、我至此、方恍然、又翌夕、我復因事未往後台、該媼忽語少梅曰、若知若之母年親生母乎、若姓趙、與湘湘雲爲姊妹、若幼時、爲若祖母攜至北方、依月梅、若今年當已二十歲、若尙憶之乎、少梅聞此不倫不類之語、大憤而泣、勉強終場而歸、訴於我、我翌日、亟往後台、向該媼質問、該媼猶曉曉、謂少梅與湘湘雲、確爲姊妹、我初猶以爲取笑而已、後見其正色而言、乃語之曰、汝佳某佳、若苟能將少梅之八字道出者、卽算爲若女、否則亦當將湘湘雲爲我女也、若能說得出否、巳而後台諸管事來、詰問原故、我遂以告、前台經理此該媼曰、若有何據、而亂言如此、該媼仍堅執、乃呼趙連仲詢之、連仲曰、我在南京、彼（指媼）以信招我來、我初意不過向金老板、（指月梅）探問我祖母所攜之一女下落而已、事隔多年、音訊全無、又不知在南在北、並不敢冒認也云、此後、趙等遂不敢再言、我亦一笑置之矣、聞人言、該媼前曾冒認張文艷爲己女、頗有口否、今復萌故智、誣非可笑之事乎、

余及馬二先生聞此、大詫、然則所謂不歸趙者、殆出於湘湘雲阿姨一面之詞乎、因記其談話大概、以告讀者、俾明眞相焉、

漱六山房日記（十一）

當記者自京口登車而後、左座乃有女子一人、年約三十以來、衣袍炫麗、風格淸華、方絮絮與他座一客款語、詢以南京下關旅館、何處爲佳、而時時屬目於記者、似曾相識、迨此客告以下關中和棧亦可暫寓、女曰、此無名之旅館也、語時、顧視記者而笑、編貝之齒粲然、記者乃告之曰、汝欲寓有名之旅館、則花園飯店、首屈一指、且有電影游戲之場、優待寓客、不索券資、其次則大新旅館也、南洋第一賓館也、無所軒輊、至於他處、則自鄶以下、不必言矣、女作聲答、旖旎如銀鈴、且以溫婉之言、致謝記者、記者詢其來歷、則八年以前從良之妓女、今與其夫不合、負氣出走、欲操其舊業、而張艷幟於金陵鐵甕之間者也、記者又詢姓名、笑而不答、且謂吾固識君、君殆不憶我矣、記者茫然不省、沈思久之、終不憶其爲何人也、

記者既不能憶其名姓、乃力勸其仍歸上海、萬勿造次、八年夫婦、有何固結不解之讎、一言不合、亦何至負氣下堂、再爲馮婦、須知春華易逝、覆水難收、今日下堂求去、其事甚易、他日欲再作良家之婦、何可得也、女愀然曰、君言大是、然吾亦無可如何、否則從良八年、一旦決然舍去、於心何忍、語至此、女下淚矣、記者爽然久之、車已到站、女赴花園飯店、而記者呼車入城、車中深思女之面目、頗似當年之王慧娟也、

編輯紀略　■十八■　（大雄）

■嘗聞人言、報館總編輯所具之知識、當高於政府之國務總理、國務院中、旣有海陸軍外交財政等若干部、擬總理之任者、卽當具有海陸軍外交財政等若干種之知識、而後可、報紙之所記載、旣有網羅海陸軍外交財政等之新聞、且旁及[illegible]瑣事、爲總編輯之知識、非富於國務總理、不足以勝任而愉快、其言信巳、然此非所論於我國之政府、亦非所論於我國之報紙也、此報雖編小狹陋、內容亦分多門、爲編輯者、縱使熟習掌故、不如寒雲、嘻笑怒罵、不如丹翁、拈花淸波諸氏、吟咏、不如臞蝯林屋、小說、不如天笑涵秋寄塵、諧謔、不如凌霄小隱林屋馬二諸子、評花、不如漱六山房民哀、自餘種種之特長、又不如其他執筆之諸子、然亦似宜有一般之淺近智識、如俗所謂三腳貓半瓶醋者、而後不至於舛錯謬誤、重貽通人之笑也、晴予則並此三腳貓半瓶醋之智識、而亦無之、故推信任諸知名之士、分擔各門撰述、卽間有舛錯謬誤者、予亦不敢執其咎、讀者其幸毋責我乎、

■予於此報諸門、雖無相當之知識、固亦以編輯無久、而有所覺悟與經驗焉、今予所講自矢者、一則不敢輕易爲文、良以一己之發言、易與他人有所牴觸、致不得不犧牲其他之佳稿、如遇戰事、更不敢妄道一詞、使兩方之戰鬥員、疑予有所偏袒、遂致寒足不前、此報於外稿之來、所以不輕收受者、亦職是故也、一則不敢捧角、蓋苟有所捧、則以言論之束縛、最易引起各派紛糾、而令評劇家爲之束手也、一則不復挾妓、蓋自披露一班名妓之秘史後、予心乃亟有所感、每至樽俎周旋之地、粉白黛綠者、紛陳於吾前、予以牛鬼蛇神視之、乃至瞠目若無睹、卽間有素所識者、妓因視我爲厭物、我之視妓、亦不過吾報中之資料而已、彼此冷眼相對、狀至落漠、蓋捧唯心中無妓、卽目中亦無妓矣、

■報紙之言論有三、曰速、曰確、曰詳、此報旣爲三日一出、於第一義之速字、已無所施其技、乃不得不於確詳兩字、勉盡所能、且凡他報已載之事、除幾有特別消息外、甯缺無濫、不更複及鉛槧、所以杜勦說之弊也、此報記事、以少許勝多許、雖承讀者慨然投稿、頤當以語焉弗詳、不盡能得要領、或詳矣、而又隱匿記者之眞姓名、使予有所懷疑、乃不得已而割棄、此亦至可惋惜者巳、

■談瘾　（蟫髏）

■美國醫士柏某、最近發明一新說、謂人於睡眠時、全體靜息、宜令頭部

■都門客思錄（二八）　（馬二先生）

什剎海、亦北京名勝之一、在後門外、名曰海、實乃一小湖、約廣畝餘、北地潮澤稀、七八珍之、遂字之曰海、夏季海中荷花、遍覆水面、其周則多高柳、綠陰蔽日、蟬聲噪人、亦軟紅塵中之淸涼世界也、沿海之西岸、以蘆蓬搭建茶酒肆數處、供遊人之憩息、更西、則爲舊糖菓什物要賣諸攤、五月以後、是處卽成爲一臨時之小市廛、至九月西北風漸起、荷花殘卸、遊人亦不復至、所餘惟荒陂敗葉而已、故是地直可字之爲『荷花之市』、海之北有高樓一所、南面海、憑欄下眺、則海之全部、皆其西之市廛、皆歷歷可數、樓爲會賢堂、蓋酒肆也、榮亦不甚佳、而售價奇昂、以其地除臨時搭造之蓆蓬外、更無其他可以供人息足之處、故斯樓遂儼然雄據一方、睥睨海上也、每當六七月間、游人麕時、高車駟馬、鬢影衣香、常往來於會賢堂之門、而尤以旗族人物爲多、若南方宦游之客、則鮮有至其地者、因因太遠、抑且有不悉其勝者云、

■一年有半稿未寄到、暫停一期、